

墨

子

冊
二

卷一

目錄

一

二

三

四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說文云園所以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

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

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

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

厚至入人欄廐

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牛者其不

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

也拖其衣裘

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即拖異

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

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

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皆知而非

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則弗知

一作本非舊說此字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

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

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

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

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

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

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

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

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

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之義可爲謂一本作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

盾撥劫也說文云握木帳往舊作住一而靡弊腑冷

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

劍乘車其死往舊作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

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

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

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

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

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

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

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

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

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

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

此墟字正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廣衍數於萬

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此闕字之假廣衍數於萬

王逸注楚辭不勝而辟此闕字之假廣衍數於萬

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

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

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

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

此如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

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

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

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

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

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

問或云祝藥猶言症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

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

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以耳之

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

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

小間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

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

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

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

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

城中有山故曰中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

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

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

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

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

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

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鄢吳越春秋云

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池是

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

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春秋

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戰於柏

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頭

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

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

云夫差七年北伐齊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

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

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

湖見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自恃其力伐

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

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里今江南蘇州府治

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

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

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

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

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

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

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

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

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

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

音假 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

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

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

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

智伯之事乎蓋同益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

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

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

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

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

舊作養本如此

者聖

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

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

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

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

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

知讀

是故古之

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

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

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

舊作愚以意改

富之

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

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

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

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

斬其樹木墮一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為堙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从刃字覆其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

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

背馳撓之言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

近即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

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

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

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

神据

後文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
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
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
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
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
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圍害之
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
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
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
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
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
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

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

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篋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

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

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

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僚食飲

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僚住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

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

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

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

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

倍其國之眾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

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

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子据後文當云為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

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

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

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

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五穀變化

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乃命元宮禹親把

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以征有苗四電誘

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搯矢有苗之祥苗師

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

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